

馬克·吐溫著

冉·達克

—聖女貞德—

朱 复 譯

新文艺出版社

冉 · 达 克

— 圣女貞德 —

〔美〕馬克·吐溫著

朱 复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Mark Twain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Joan of Arc
本書根據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96 年版本譯出

冉 · 达 · 克

——聖女貞德——

〔美〕馬克·吐溫著

朱 夏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738

开本 850×1156 纸 1/32 印张 15 1/16 插页 1 字数 326,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定价(6) 1.40 元

作者虛拟之譯者序①

要对于一位著名人物的品格作出正确的估价，就得凭他的、而不是凭我們的时代标准来評判。凭某一世紀的标准来評判，其前一世紀最高貴的人物就会失掉很多光彩；凭今天的标准来評判，那末四五个世紀以前，就可能沒有一个杰出人物的品格，能在各方面都經得起考驗。但是冉·达克的品格是独特的。它可以受一切时代标准来衡量，而用不着对于它的結果有所疑慮。凭任何一种标准来評判也罢，凭一切标准来評判也罢，它仍然是无可訾議的，它仍然是理想地完美的；它仍然占有人类造詣所能达到的最崇高的地位，比任何其他凡人所能达到的更加崇高的地位。

自从最黑暗的时期以来，她那个世紀是历史上最野蛮、最凶恶、最腐敗的一个世紀，看到这样的土地上竟产生这样的奇迹，我們真感到惊异不置。她与她那个世紀之間的对照，正如白昼之于黑夜。謊話成了人們的共同語言，她却不說假話；誠实变为丧失了的美德，她却是真誠的；不能希望任何人遵守諾言的时候，而她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其他偉大的心都将自己消耗在美妙的幻想或可怜的野心上，她却把她的偉大的心专注在她偉大的抱負和偉大的目标上；叫囂和橫暴可以說成了风气，她却謙恭、純良、溫雅；无情的殘忍已經成为慣例，她却满怀惻隱，独富同情；坚毅已不为人所知，廉耻已不为人所重，她却屹立不移，光明磊

落；人們一无所信，并且嘲笑一切，她却是始終不渝的磐石；在这虛偽到核心的年代，她却至誠无隐；在这奴顏婢膝的年代中，她却維持着个人的尊严，未受損傷；当希望和勇气已經在她的同胞心坎里消灭掉的时候，她可是一个无畏大胆的人；她的心灵和肉体洁白得毫无污点，可是当时的最高級社会却在这两方面都很齷齪——她集众善于一身，而当时，犯罪却是王侯及領主們寻常的行徑，甚至基督教国家中最高級人物們的嘴臉，叫那丑惡的时代也感到惊奇；尤其使它咋舌的是，由于不可想象的叛变，屠杀和兽行所造成的、他們那些人的罪大恶极的种种生活現形。

她或許是仅有的純粹大公无私、而在世俗历史上留名的人。在她任何言論或行为上，找不出专为个人打算的痕迹或暗示。当她把国王从流离颠沛中救了出来，把皇冠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荣华富貴，她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她全部拒絕，一样也不肯要。她为自己挑选的——如果国王恩准的話——只是粲然引退，回到故乡，重新牧羊，投入母亲的怀抱，帮她料理家务。这位不受濡染的胜利軍队的將軍，王侯将相們的友伴，歌功頌德的国民心目中的偶象，她的自私自利仅止于此，沒有更进一步。

只須考虑一下：冉·达克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担当起那种任务的，再想一想橫在她面前的障碍以及她所能采取的步驟，那末，她所艰苦努力的事业，或許可以公允地被認為与历史上所記載的任何丰功偉績媲美而无逊色。凱撒^② 征服远近，他带的是，羅馬訓練有素而又足資倚靠的精兵宿将，他本身也是一个久經

① 此序系作者自己所作。請參閱譯者后記最末一段。

② 凱撒 (Julius Cæsar 紀元前 102—44) 羅馬大將及政治巨头。他曾經征服高卢，进军羅馬，侵略埃及，武功赫奕，后来实际上成了极权的君主。

鍛煉的軍人；拿破侖①扫蕩歐洲的勁旅，但是他也是一位熟諳戎事的將軍，并且他在攻戰之初，統率的是受“大革命”②所蘊育的、產生奇迹的“自由”新氣息所刺激鼓舞的愛國部隊——都是些對於戰爭這光榮的行業熱烈向往的年輕學徒們，不是老弱的營混子，不是長時期以來一直敗北，陷於絕望的殘兵敗將；但是冉·達克在年齡上不過是一個孩子，知識簡陋、目不識丁的窮苦的鄉下姑娘，既沒有名望，又沒有勢力，發覺一個偉大的國家束手縛腳地處於外國統治之下，沒有援助，沒有希望，它庫空如洗，士氣沮喪、渙散，一般人民經過多年來國內外的侵害和壓迫，以致精神麻痹，意志消沉，他們的國王瞻前顧後，听天由命，時刻準備棄國逃亡；經她伸手一接，這個國家，這具尸体，就跳起來追隨著她。是她，領導了它從勝利到勝利；是她，倒捲了“百年戰爭”③的狂瀾；還是她，致命地摧毀了英國的權威。在她死的時候，贏得了“法蘭西的救星”的稱號，到今天還保持著這個稱號。

當法國的神父們獲得這高貴的孩子——歷代所誕生的最清白、最可愛、最值得景仰的人，把她活活燒死在火刑柱上的時候，她所擁立的法蘭西國王竟只用不經意和冷淡的態度來報答她。

① 拿破侖(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國名將，曾經被選為將軍執政，不久又稱皇帝。他幼年入軍校，十六歲做炮兵士官。先後侵意大利，破奧地利，占據埃及；但是在1812年被俄國打敗了，終於被放在聖赫勒拿島。

② “大革命”指自1789—1870年間的法國大革命。

③ “百年戰爭”：從1337年起，英法兩國爆發了長期戰爭，一直延長到1453年；歷史上稱為“百年戰爭”。它的起因是由於英法兩國互爭法國北部富饒的弗蘭得爾。英國主力是雇佣的步兵，有優良的紀律，而法國的騎士武裝既不注意律紀，又缺乏協同作戰的訓練；所以自从開戰以來，法國一再敗北，乃至不可收拾。直到冉·達克於1429年奮起解奧爾良之圍後，情勢才開始轉變，終於把英國人趕走了。

冉·达克历史的特点

冉·达克一生的詳情細节所以构成为举世无双的傳記是在这一点上：它是唯一的在宣誓之下給我們的一个人的身世談，是唯一的从証人席上給我們的一个人的身世談。一四三一年大审的官場記錄，以及二十五年之后平反本案①的官場記錄，現在仍然保存在法国的国家档案处。这些記錄特別充分地提供了她一生的事实。在那遙远的时代里，再沒有其他人物的历史能够象她的一样无可置疑或全面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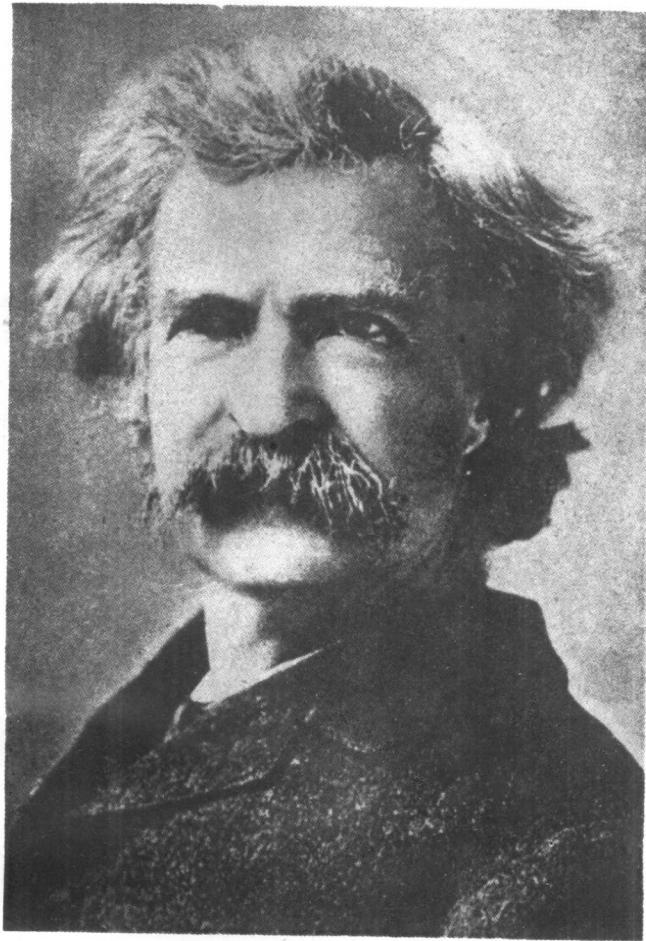
路易·德·孔德爵士在他个人的回忆录里是忠实于她的官場历史的，他的可靠程度在这方面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加上去的許多枝叶，那就完全靠他自己的語言来取信于人了。

① 冉·达克在1431年被处火刑以后，到1456年，教皇因为要征发“十字軍”，想利用法王，于是提出替她剖白的問題。而法王查理第七也很想洗滌他的皇冠从“女巫”手里得来的不美之名；因此进行复审，平反本案。

內 容 提 要

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期，法国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英军占据了法国大部分疆土，名城奥尔良危在旦夕，太子查理第七还没有加冕为王位的正式继承人。正在这绝望的时候，一个十七岁的农家姑娘冉·达克，激于爱国热情，以受命于天主为号召，克服一切困难，率军一举解除奥尔良之围，接着收复了一大片失土，为太子举行了加冕礼，并且很有可能一下子把英国人全部驱逐出境，完成法国的独立自由。但是法国的统治阶级，对这个出身农家的姑娘深怀疑忌，任她孤军作战，结果她被敌人俘虏，在英国人御用的宗教法庭受审，以“异端罪”的罪名被处火刑。

冉·达克受刑时才十九岁。她投身于这一斗争，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可是她的不朽的助业和光辉的形象，直到今天还活在人们心里。作者费时十二年，才完成他这最后的一个长篇。



Mark Tw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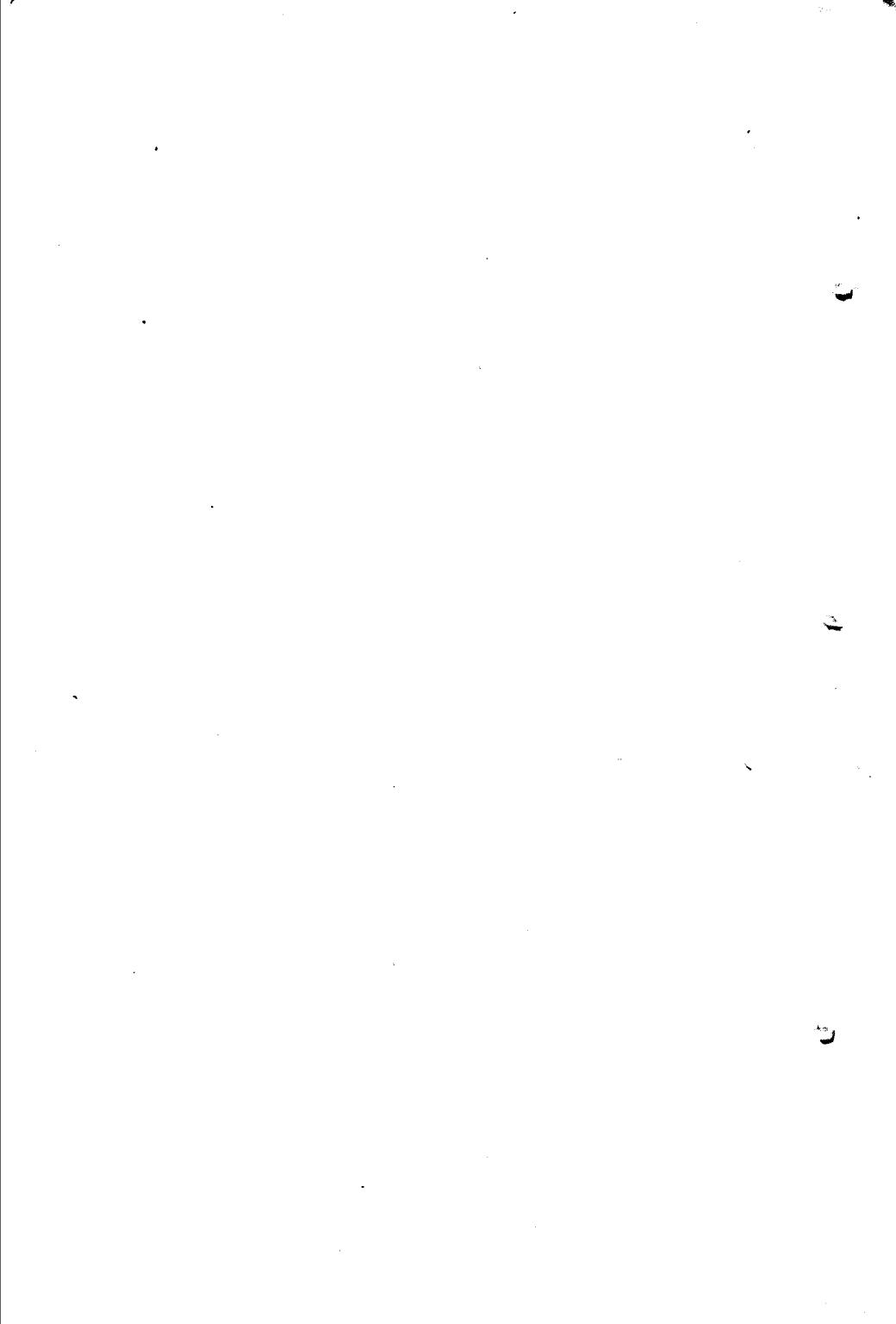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0078·1738

定价：1.40 元

目 次

作者虛拟之譯者序	I
冉·达克历史的特点.....	IV
路易·德·孔德爵士的一席話.....	3
第一部 在董来米.....	5
第二部 在朝与在軍	73
第三部 受审与殉难	323
結尾.....	461
譯者后記	466

冉 达 克



路易·德·孔德爵士

對他的曾侄孙和曾侄孙女們的一席話

今年是一四九二年。我八十二岁了。我要告訴你們的事情，都是我做孩子和在青年时代亲眼看到的。

在用近世发明的印刷术印刷的書里面，有一些是关于冉·达克的故事、歌曲和历史，讓你們和世界上其余的人閱讀、歌唱和研究。在所有这些故事、歌曲和历史中間，都曾經提到我，路易·德·孔德爵士——我是她的侍从和秘書。我是自始至終跟她在一起的。

我跟她是在同一个乡村里面长大的。当我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每天和她玩耍，正象你們和你們的同伴們玩耍一样。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她是多么偉大，現在她的声誉已經傳遍了全世界，而我偏要說我所說的全是實話，看起來似乎总有点儿奇怪；因为这就好象一枝容易熄灭、品質卑劣的蜡烛在大談其馳騁天空的永恒的太阳，說：“当我和他都是蜡烛的时候，他常和我閑談，亲切得象一家人哩。”可是恰恰如我所說的，这是事实。我是她的游伴，在战争中，我和她并肩作战；直到今天，在我的心坎里，还清清楚楚地留着那个嬌小可亲的形体的影象：她率領法国軍队向前追击；她的胸膛俯伏在飞騰着的馬的頸項上，她的头发在后面飘揚，她的銀鎧甲步步深入到战斗剧烈的地方，馬群猛然抬起的头，人們高举着的右臂，临风回舞的羽飾以及重重迭迭

遮拦着的盾牌，这一切有时几乎淹沒了她的踪迹。我是自始至終跟她在一起的；在那黑暗的日子屆临的时候，我的手乃是她生前最后接触到的手。那黑暗的日子的譴責的阴影，将永远投在那些头戴法冠、英國人的法国奴才，謀杀她的凶手們的遺名之上，并将投在袖手旁觀而不設法營救的法国的身上。

这个了不起的孩子曾經象隕星一样的掠过法兰西戰場的上空，而在火刑柱的烟云繚繞之中消灭了；此情此景，随着逝水般的岁月，漸深漸远地退入往古的領域，变得更稀奇、更古怪、更神圣，却又更黯淡淒涼，而我这才体会和認識到她是怎样的一个人——除耶穌外，算她是世界上曾經誕生的最高貴的人物了。

第一部分

在董来米

